

南北朝文鈔

一









南 北 朝 文 銅

(一)

彭兆蓀輯

# 序

夫詩崇正始。賦首麗則。凡厥文辭。貴求初軌。駢儷之製。何獨不然。元熙以前。體裁榜瓶。未極神明。迨南北瓜分。自永初之元。迄開皇之季。中間世歷數禪。代挺雅材。摛藻敷華。珠零錦粲。寔乎莫之尚已。有唐而降。厥風漸頽。流及天水。古意浸微。幾鄰俳俗。後之作者。欲探源珠海。取法椎輪。舍南北朝。其奚適哉。吾友彭子甘亭。少學爲沈博絕麗之文。其持論也。甯塞澁以違俗。勿軟滑以悖古。投跡高軌。棘棘不阿。間取有宋迄隋數朝文。博觀而慎擇之。除文選所已收。及庾徐不錄外。分體詮次。屢得百首。以爲學駢文者。制輪之一寸。轄運關之尺樞。廩廩乎其操約而旨嚴也。嘉慶己未夏。聯襍金闈。縱言及此。予因參校一過。并錄甘亭原引。授之劂氏。韋莊有云。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是編也。聊以樹規植矩。使希雅音者。若射之有鵠焉耳。苟謂攬翮剔毛。足翼選學。則是輕塵足岳。而隊露添流也。卽謂鴻律蟠采。道在于茲。則又以指測河。而曰河盡也。嗚呼。儻矣。吳江徐達源山民氏序。

# 原引

六朝文爲偶語之左海。習駢儷而不胎息于此。庸音俗體於古人固而存之之義何居焉。選樓以外遺珠綦多。降自陳隋不乏名製。暇時雜取南北史、文苑英華、藝文類聚百三家集、四六法海諸書。擇其文之尤工者。斷自永初迄於大業。彙爲一集。題曰南北朝文鈔。攻選體者欲挽頽波而趨正軌。此編或藥俗之昌陽乎。至徐庾二集。固與選學同揭日月而行。茲不復列。且仿選詩家不收李杜例也。嘉慶己未仲春上澣。婁東彭兆蓀甘亭氏書於吳門寓齋。

# 南北朝文鈔目錄

## 卷上

與臧徽勅

梁武帝與謝朏勅

次建業詔

天嘉六年修前代墓詔

與劉孝儀令

與湘東王令

答勸進羣下令

永嘉郡教

豫章王拜後赦教

上諫言表

上新定法律表

申飭選人表

宋武帝

沈約

梁元帝

陳宣帝

梁簡文帝

梁元帝

邱遲

陸倕

蕭子良

孔稚圭

梁武帝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梁武帝

薦鮑幾表

梁元帝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爲韋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炯

爲陳六宮謝表

沈炯

請開獻書表

沈炯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沈炯

修竹彈芭蕉文

沈炯

上北伐圖疏

沈炯

議給虜書疏

沈炯

謝隨王賜紫梨啓

沈炯

謝隨王賜左傳啓

沈炯

謝賚地圖啓

沈炯

爲妾宏夜妹謝東宮賚合心啓

花釵

謝東宮賚園啓

梁元帝  
張纘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賜米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賜古跡啓

庾肩吾

謝歷日啓

庾肩吾

謝賚朱櫻啓

庾肩吾

上魏書十志啓

庾肩吾

答陸澄書

庾肩吾

與從叔永書

庾肩吾

登大雷岸與妹書

庾肩吾

與尚書令王儉書

庾肩吾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顥

答陶宏景論書書二

與何胤書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與蕭臨川書

答徐摛書

答張纘謝示集書

答定襄侯餉臥簾書

答南平嗣王餉舞簾書

卷下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答新渝侯和詩書

與湘東王論文書

答齊國餉雙馬書

與武陵王書

與蕭諮議等書

梁武帝

明昭太子

明太子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與友論隱書

與陶隱居書

答虞仲書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北使還與永豐書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與宋玉山元思書

爲衡山侯與婦書

與詹事江總書

復王少保書

與徐陵薦方圓書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與陽休之書

江淹  
元真人

陶宏景

任昉

劉峻

劉潛

劉峻

何遜

陳后主

周宏讓

周宏讓

朱煥

伏知道

釋真觀

祖鴻勳

上牛宏書

寄梁處士周宏讓書

遺崔蹟書

答豫章王書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報應問

問律自序

爲亮法師製涅盤經疏序

陶淵明集序

內典碑銘集林序

職貢圖序

全德志序

洞林序

昭明太子集序

詩品序

王孝籍

王褒

崔蹟

魏收

張融

何承天

梁武帝

梁元帝

明昭太子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劉孝綽

鍾嶸

書品序

虎邱山序

河清頌

勞生論

餅說

凌煙樓銘

曇隆法師誄

褚先生伯玉碑

招真館碑

天光寺碑

常山公主碑

景明寺碑

大同哀詞

徵君何子晳先生墓志銘

共文一百編

庾肩吾

顧野王

鮑照

盧思道

吳均

鮑照

謝靈運

孔稚圭

梁文帝

陸倕

溫子昇

邢邵

簡文帝

簡文帝

# 南北朝文鈔卷上

清 婁東彭兆蓀甘亭採輯

## 與臧燾勅

宋武帝

頃學尙廢弛。後進鑽業衡門之內。清風輶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文籍。敦厲風尙。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鑿。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惟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宏之。

釋名云。勅飾也。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策書。二制書。三詔書。四諫勅。細素雜記。謂唐以前帝王命令。尙未稱勅。謂千字文勅員外郎勅字。乃梁字謬說也。源按南宋列傳。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晉太元中。始立國學。舉燾爲助教。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其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十餘載。居喪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宋武帝義旛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高祖鎮京口時。與燾此書。後徵拜太常。彌自冲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

## 梁武帝與謝朏勅

沈 約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靈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宏激。貪勵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

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此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羲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紓賢之愧。載結寢興。朏字敬冲。莊之子。建武中與何胤並徵。不至。梁武初再徵。亦不至。遣王果敦譬朏。朏謀于胤。胤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朏遂出。以此頗失衆望。然朏初爲吳興太守。頗事聚斂。至以雞卵賦人。使終身不出。亦惡得爲高隱耶。

源按梁武本記。天監元年徵朏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此卽徵朏之勅。後朏詣闕自陳。詔授司徒尚書令。改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五年卒。謚曰靖孝。

次建業詔

元帝

夫爰始居。毫不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旣息。關柝無警。去魯興嘆。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乂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連舳。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遄征。九旂揚旆。拜謁瑩陵。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時宣力。

蓀按元帝卽位江陵。將都建業。以宗懷黃羅漢所阻。不果行。此詔南史本紀不載。法海亦未收。於帝集中錄出之。

源按周書王褒傳云。元帝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領軍將軍胡僧佑。吏部尚書宗懷。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俱言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南史亦載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之言。可知元帝本無遷意也。此詔載在梁書本紀。宜從青蓋之典。典字梁書作興。宣力史作宣勒。太寶三年詔云。以時宣勒。承聖二年詔云。外卽宣勒屢見。

天嘉六年修前代墓詔

陳宣帝

梁室多故。翫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邱山。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遊。眇瞻河洛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藩舊壠。士子故塋。掩瑾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流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邱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源按有陳受禪。及世祖高宗之世。詔策俱徐陵草之。此詔載在世祖文帝本紀。當亦出其手。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元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繙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逾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鵠舟乍動。朱鸞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出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寶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願故人。時相嫋偶。而此子溢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歎。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晉安王爲太子。除中庶子。偏蒙寵遇。大同元年卒。太子悼惜之。因與遵從兄孝儀令。

蓀按駢體至梁而極盛。簡文諸製尤美。不勝收。茲編意取簡嚴。若上昭明集表。及元圃講頌。賚扇。賜裘。諸啓。概從割愛。猶之劉峻不錄山棲志。盧思道不錄甘露表。略舉一二。他可類推。  
源按孝儀名潛。彭城安上里人。秘書監。孝綽弟。時爲陽羨令。

與湘東王令

梁簡文帝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逾上。神風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趺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茫。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王規字威明。劉子謂中庶子遵也。世說新語以簡文爲昭明書記。洞詮以遵爲孝綽。俱誤。

源按王規傳具載此令。神風標映。本傳作神峰標映。

答勸進羣下令

元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旣殲。長蛇卽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藉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尙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旣開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

大寶二年。太宗崩。王僧辯累表勸卽尊位。世祖答讓。

永嘉郡教

邱遲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畝畝。績麻治絲。無間於塗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鄙里。酣醡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慙仲蔚。而

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遲字希範。烏程人。靈鞠子也。武帝踐祚。出爲永嘉郡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

豫章王拜後赦教

陸倕

夫議獄緩死。著在令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多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頤。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於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宏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按倕齊梁間人。本傳不載。爲豫章官屬。齊豫章王嶷嘗爲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帝因其病。爲之大赦。疑此時作也。

源按史。倕字佐公。吳郡吳人。父慧曉。字叔明。齊高帝輔政。除尙書殿中郎。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薦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甚加恩禮。子三僚。任、倕。皆能文。時人謂之三陸。慧曉授兗州。三子。依次作讓表辭。並雅麗。此文當亦慧曉令其代作。倕少好學。於宅內起兩茅屋。屏絕來往。晝夜讀書。如此數載。年十七。補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辟爲議曹從事參軍。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後仕梁。遷太常卿。

上讜言表

蕭子良

前臺使督逋。切調恆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旣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

役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今朱黻裁完鏟弊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攬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逼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阿盛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旣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檜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子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詐應質作尙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筐黃微闕筆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施蒜轉積驚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繇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外鎮宰明下滌源旣各奉別旨人競自聲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網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克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是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蓀按臺使之害振古如斯唐宋以來厥風寢甚讀此及建封傳中宮市諸弊輒爲三嘆

源按南宋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遂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齊太祖踐祚。子良乃上此表。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封竟陵王。少有清尚。禮才下士。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子良敬信尤篤。武帝不豫。遺詔使子良爲太傅。輔太孫西昌侯鸞爲侍中。尚書令。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西昌侯總理朝政。武帝遺詔曰。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隆昌元年薨。年僅三十有五。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多勸戒語。

上新定法律表

孔稚圭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工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入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入座。裁正大司馬臣巍。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敍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甯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識。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

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獵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狼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帝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聞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竝擢其術則舉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蓀按此參議王植所定律章當時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故德璋此文亦言言悱惻

源按史所載明刑賞以樹功者也工宜從功公卿八坐詳議八座二句俱作八座聞其才良閒當作簡

申飭選人表

臣聞以言取士士節其言以行取人入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銜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屢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

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譖牒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卽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阜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富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宏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淳穢名教於斯爲甚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修憲章惟允

源按齊書和帝中興二年詔云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梁武時封相國  
梁公因上此表

請徵補謝朏何肩表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

武帝

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眉羽儀世胄徵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鶴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勳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耻況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實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詢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庭

源按梁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徵謝朏何肩爲軍諮祭酒朏加後將軍並不起肩字子季廬江孺人

薦鮑幾表

元帝

臣聞思皇多士仄陋所以明敷疇咨熙載髦俊所以竝作斯固殷殿初基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玉旌蒲出魯貢帛歸齊頌聲旣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乘正馭才沙汰八風登明六合叶龜登夢之客日貢於丘園韋轂投釣之臣相望於魏闕故以物無遺寶矣振鸞有充庭之謳白駒罕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誠愧知才識職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所知伏見鮑幾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博涉文史頗嫻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宏深安貧專靜解巾入仕三

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于茲前宰東邑實有二魯之風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則伏揆天嚴已當簡在脫蒙顯居良局登以清貫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昔丁隈牧州陳顧翟之好禮徐靖爲郡薦袁渙之篤學桓範驅傳先舉管甯朱則剖符亦稱董直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塵聽覽伏待斧鉞

源按幾字景元東海人元帝爲湘東王時幾爲諮議參軍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尙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靖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喟喟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青以邀其功因家勳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世隆元景之弟子以破沈攸之功封貞陽縣侯齊高帝踐祚進爵爲公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有舊建康平引爲驃騎司馬禪代之事約首發之帝卽位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嘗夢齊和帝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事不由己帝聞數譴責之約懼而卒有司請諡文帝曰懷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

源按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三千卷少立功名晚喜清談在朝不干

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還善卜能前知卒謚忠武

爲章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旛旗受脈推轂執珪奉酌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塘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截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蠭夕陰倏駛無幾槿躋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倘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蓀按韋叡佐命蕭梁武帝卽位封都梁子天監中爲雍州刺史史稱其贏而善戰有韋虎之目當崇信釋氏之代獨不與衆俯仰天監十五年表致仕優詔不許名將中賢於有唐鄂國矣

源按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事繼母以孝聞仕梁累著軍功進爵爲侯歷官所得皆散之親故卒謚曰嚴僧孺東海鄭人於書無不覽天監初出爲南海太守郡舊有陋政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我欲遺子孫甯在是尋內擢兼御史中丞僧孺幼時其母鬻紗布嘗攜以入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日拜授引騶清道悲感不已普通三年卒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途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冥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仙

道窮宴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廼廼。別風餘址。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繆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

炯字初明。荊州陷。爲西魏所虜。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恐以文見留。有所作。輒秘不傳。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夜夢至宮禁。兵衛甚嚴。便以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曰果與王克等並獲東歸。庾信、王褒惜而不遣。

源按陳書橋山雖掩橋。本傳作喬鼎湖之竈。竈作靈。何其甚樂。作何其樂也。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 炯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毫。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尙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樽。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助。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闈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魄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鬱。

極獵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穎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衡悲涼州義徒東望殞涕慘慘黠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展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旣章大戮何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艦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報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鐘修掃瑩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懼懼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蓀按初明勸進三表皆工茲避其一已足與孝穆如驂之斬矣

源按炯吳興武康人侯景將宋子仙據吳興召炯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欲斬之尋獲免及子仙

爲王僧辯所敗於軍中購得之自是羽檄軍書皆出其手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炯製表前後凡三上俱載元帝本紀奉近宗廟句近史作迎

爲陳六宮謝表

江總

鶴籥晨啓雀欽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桂香飄霧縠媿纏鑲粉無情拂鏡愁繁巧黛息意臨窗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甯披悚戴

藻按總持歷仕梁陳及爲令僕日導後主宴遊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同爲狎客以至於亡乃其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夷言跖行徒爲史籍所噭耳至若藻采葩流則固豔詩宮體之祖也

請開獻書表

牛宏

經籍所興由來尙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尙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棄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

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識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尙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宏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繕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纏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

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宏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尙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愴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蓀按李誇革文華書。未足起衰。適形骯髒。故舍彼取此。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沈約

臣以萊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徒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駿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徵寵。俯仰無厝。

王志堅曰此等文本無大異但以秀潤勝人後人雖極力求勝而不可得。

修竹彈甘蕉文

沈約

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舍丈階緣寵渥鈴衡百卉而與奪乖賞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己力風聞籍聽非復一途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蘿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削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凋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憑藉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卽稱平之聲寂寥遂使言樹之草亡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徒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蘇按此文雖近俳諧然較議鯀賦蚤尙稱雅令後世毛顥羅文諸傳實於此溢觴

上北伐圖疏

王融

臣聞情愴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鼙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旣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旣稱天乙知五

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鬯。歎興地之圖。乃席捲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曜。拯元綱於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宇儀刑。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畔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霾。經術疎淺。將邁且軸。豈獻與薇。皇靈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會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鶯樂。陳涓墻竊習戰陳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閒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宴。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辨傳歌。羌僰躡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勤。輜諱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蠶爾獯狄。敢讐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壇。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民。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墜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澈渚之恆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勤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璫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盼萬歲之正聲。豈不盛哉。豈不贊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宏遠。旣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蓀按舉世偷安江左。甯朔此表。尙有封狼居胥意。雖其言未必克踐。固足振元嘉以來喪師頽廢之風矣。史臣以終軍賈誼比之。非過獎也。

源按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因上此疏。會已畢矣。句會史作曾。勸封岱宗。勸當作勒。

議給虜書疏

王 融

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獨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修。慙大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橐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甯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贋。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癩輕痾。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隔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構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譴。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尙結。卽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銷闕。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縕。隱蔽無聞。旣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筭。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槳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

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胡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邦姓直勒渴俟台鼎則邱頽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爲帷牀馳射爲暭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驪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元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躡躋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唇於桑墟別醍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聾曠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懷戾之情動拂衣者運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曾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孚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藏於理有憾卽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

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許融上疏請許之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朓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澁豈徒真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蓀按元輝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子隆好辭賦朓尤被賞及除新安記室作牋辭王妙絕千古已登

選樓此與謝賜左傳啓蓋正其爲功曹文學時也。

源按隨王名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能文以才貌爲人所憚朓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在隨邸流連不捨日夕累遷至尚書吏部郎被議死於獄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冊慈勗下帷朓未睹山筭早懵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旣因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籯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謝勅賚地圖啓

昭明太子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代方丈比此非妙四之長樂惟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敷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千秋自識烏丸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蓀按唐呂衡州集有唐李該地志圖序以爲乾象坤勢炳焉可觀殆與此啓所言同爲括地諸書之嚆矢而唐藝文志已不載其書惜哉

源按昭明太子名統字德施小字維摩高祖長子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引納才士賞愛無倦天監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三十一薨謚昭明

爲妾宏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敘啓

元帝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敘

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

謝東宮賚園啓

張 繢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邱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鏡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徒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垲之容後望鍾阜表裏烟霞之氣每臘春迎夏華卉競發背林向冬雲物澄霽窺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續字伯緒尚武帝女富陽公主博學多通與元帝爲布衣交後爲岳陽王晉所殺性貪婪貨賄填積元帝皆收之以粽蜜之屬還其家

源按續范陽方城人負才任氣吳興吳規頗有才學爲邵陵王綸禮遇續於綸席見規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家其子翁孺聞之氣結便卒規恨續痛子憤哭致殞妻翌日亦亡時人謂張續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不得令終宜矣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歲暮不聊在陰卽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鬪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或值餌瀉椒芳壺開玉液漢鱣莫過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途便申私飲未矚罍恥已觀幘岸傾耳

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眠豈覲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卽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刻銘  
源按簡文爲晉安王時出鎮襄陽引孝儀爲安北功曹史孝儀幼孤與其兄孝綽相勵勤學並工文  
人寬厚尤敦內行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中巨細必先咨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  
禮世以此甚稱之

謝東宮賜宅啓

庚肩吾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旛旗門容轡  
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  
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肩吾字慎之爲高齋學士之一

源按梁書肩吾又字子慎新野人簡文爲太子時引爲東宮通事舍人開文德省置學士與其子信、  
海徐摛父子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宏東海鮑至等皆充其選及簡文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後歷  
州刺史義陽太守封武康侯

謝東宮賚米啓

庚肩吾

漁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頴租歸十縣某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溢更繁空散家承之俸成珠  
地事重逢仙遊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誚文學之篇

謝東宮賛古跡啓

庾肩吾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乍暗廚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逾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鵠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池流色變將損此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謝歷日啓

庾肩吾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睹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爲年

蓀按齊東野語載日歷隱謎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此雖俚諺婦稚皆知實乃脫胎此文卷始篇終四語也

謝賚朱櫻啓

庾肩吾

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上魏書十志啓

魏收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喆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述可得而聞叔峻刪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聞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圯中原淆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蹤前載順未克讓善始令終陛下極聖窮神奉天屈己顧盼百皇指掌萬世

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爲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衆篇之後。一  
天人之迹。褊心末職。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  
含毫。論敍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  
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蹟旒冕。墮深冰谷。  
啓。

蓀按史例井然。殊未可以穢少之。

答陸澄書

王儉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一作輔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廢略范。率由舊式。凡此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白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蓀按宰相通經術。明典禮。自漢代韋匡而外。如仲寶者鮮矣。此書與經義問答諸作。俱六朝僅見之源。按澄字彥淵。吳郡人。永明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庾氏穀梁、鄭元孝經。澄以孝經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作書與王儉論之。儉因答書。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襲爵豫甯侯。幼有神彩。

心篤學手不釋卷。尚陽羨公主拜駢馬都尉。歷官至尚書僕射。寡嗜欲。惟以經國爲務。車馬樸素。家無遺財。長於禮學。諸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以自喻也。年三十八卒。謚曰文憲。

與從叔永書

張融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棟粟聚修。女贊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備。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者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蓀按一乞祿書耳。而鄙夷不屑之態自在。史稱其風止詭越。信然。

源按永字景雲。於宋後廢帝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尋以兵潰發病卒。融字思光。吳郡吳人。本傳載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此書當作於元徽二年也。又按融先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封溪令。後還京師。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尋兼掌廚正。自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皆在元徽之前。所謂十年七仕。具見於此。昔者三吳一丞。史作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屢當作屬。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闢。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脉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號噪。驚晤紛物。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極。創古迄今。舳艤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籞。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濛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彫擊。湧瀼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鄱州。南薄鷺爪。北極雷澱。削長埠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濶。溺草朱麋。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窮溘崩聚。抵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礎石爲之搖碎。磽岸爲之鑿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鷗。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賓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

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謹。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明遠妹名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明遠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卽此。

蓀按古秀在肯士龍答車茂安書。吳均與朱元思書。均不逮也能彷彿其造句者。水經注而外。惟柳州小記近之。

源按結荷水宿。一作荷衣水宿。削長埤短埤。一作裨。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間。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挂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岸疎。凝情塗狷隔。獨慚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斯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靈之。峯橫海岸。彫縵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懸衣冠之秀。所以濱跡江臯。徉狂隴畔者。實由氣舉。轡轆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

諷詠於澑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陰。松柏森幽。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乃飛竿釣渚。濯足滄州。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歲。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尙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岳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菴藪。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畔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歎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蠻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游。緒嘗歸至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放繯脫韁。拜于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歷尙書殿中郎。時尙書令王儉。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言論放逸。至便求酒。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尙書僕射。儉執不可。充慳與儉書云。云儉以書示緒。緒杖之百。御史中丞到撫奏免官。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遷

義興太守爲政清靜。梁臺建以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爲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國子祭酒。登臺講說。皇太子皆出聽。出爲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卒謚曰穆。

源按此書異同之本頗多。用之異也。用當作器。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澗池之上。二語南史作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琢句尤工。又金石之質。石當作水。若乃飛竿釣渚。若乃當作至於。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王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尙。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癡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旣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已以闡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駟馬。未足磷其堅。徉狂如愚。豈能縕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榷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甯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縕林枯而重覩。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冥游。屈祇鷺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被宏。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羣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幾畝。膏田沃野。亘望無纏。信可

以招往隱淪，栖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植木西山之麓。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嘆。若高步可遷，復可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良有以也。未殺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陵堯之口具。

源按南齊書：虬字靈禎，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永明三年詔徵爲通直郎，不起。子良因作此書通意。虬答謝精信釋氏，衣粗布衣，長齋禮佛。注法華經，徙居江陵之西沙洲，恆斷穀，餌木及胡麻。建武二年徵國子博士，仍不出。其年冬示微疾卒之日，有白雲徘徊檐戶間，又有香氣馨聲之異。

與何屑論止殺書

周顥

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菜耶。挫折之升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轡。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歛彼弱麗，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忱，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斬，加復恣意吞嚼，乃至野牧成羣，間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常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

之一啓鸞刀甯復慈心所忍驕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

此書載顥本傳間象重圈間史作閉末句豈不使人多愧無恥字

源按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文惠太子嘗問菜食何味最勝彥倫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屑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鮰脯糖蟹彥倫作書勸其菜食屑末年遂絕血味此書字句與史多有不同末句下史尚有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醜一皆由其積壅昏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等句後子季山居戒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子季伏而不動並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又按彥倫音辭辨麗長於佛理明帝好談元嘗引入殿內宿直見所爲慘毒彥倫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

答陶宏景論書書二

梁武帝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旣勝事雖風訓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擊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

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熟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蓀按帝論書書凡四篇此尤古雅紀謂草隸尺牘莫不奇妙可於此論徵之

與何胤書

昭明太子

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孝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元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鑒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疾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旣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憤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蓀按諸本於茲彌軫下尙有聊遺典書陳顯宗申其蘊結想敬缺宜此豈盡意十八字今坊間四六法海本無之豈以其不可句讀故耶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輒雖事涉烏有義異等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遑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槩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談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闌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甯游思於文林或日因陽春具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喧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歡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元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肴益俎曜靈旣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旣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聊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旣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太子嘗使劉孝綽撰錄文集爲十卷隋經籍志云古今詩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

蓀按姚察書本傳稱太子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與隋志所載小異當以姚書及南史爲準

與蕭臨川書

簡文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河日八區內侍厭直御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旣啓復乖雙之宴文雅縱橫卽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艤而結歡望桂席而露衿若使宏農書疏脫還鄴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敬勗光彩

源按梁書蘭陵蕭子雲本傳以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臨川內史簡此書疑是贈別子雲之作

答徐摛書

簡文帝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泥訾斯容與自憲亦復羲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蓀按昭明稱帝所作謂首尾裁淨似指此稱文而言

源按摛字士秀一字士績東海郯人博覽經史屬文好變易舊格爲晉安王諮議王總戎北侵以摛甯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出其手及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後侯景

陷臺城簡文嗣位被閉擣不獲朝謁感氣憤卒謚曰貞。

答張纘謝示集書

簡文帝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霖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鳴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定襄侯餉臥簾書

簡文帝

筠簾多品篠簾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爲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窗

源按定襄侯名祗字敬謨南平元襄王偉子少有令譽爲皇太子愛賞

答南平嗣王餉舞簾書

簡文帝

灌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儗之非妙

源按南平嗣王名恪字敬則宏雅有風則姿容端麗少年卽出爲雍州刺史未閑庶事悉委羣下百姓

每通一詞必數處輸錢方得達時有江仲舉、蔡蓮、王臺卿、庾仲雍四人俱被禮接民間歌曰江千萬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爲續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召還帝以民間歌問之恪大慚不敢一語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